



(英) 丹尼尔·米勒 著  
费文明 朱晓宇 译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

设计史与物质文化译丛 主编：袁熙旻 顾华明

#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英)米勒著;费文明,朱晓宁译.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1

(设计史与物质文化译丛)

ISBN 978-7-5341-2931-6

I. ①物… II. ①米… ②费… ③朱… III. ①产品-设计-研究 IV. ①TB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3641号

©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in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由 Blackwell 出版有限公司授权江苏美术出版社

独家出版本作品中文版

登记号:图字:10-2009-128

责任编辑 张 颀  
装帧设计 冯忆南  
责任校对 吕猛进  
责任监印 莫 炜

书 名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t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1-2931-6  
定 价 30.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83218315 8321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13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总序

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生产、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sup>1</sup>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其名著《消费社会》中，对我们所生活的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物的世界”、“物的时代”作了如此精彩的概括与分析。按照西方的传统思维与学术传统，物是人的对立面，而这里的“物”主要又是指的“人工之物”。正是对于这种“人工之物”的研究，构成了本译丛所立足、所关注、所探讨的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学科研究领域——“设计史”与“物质文化”。无论是设计史还是物质文化，它们都立足于人类自蒙昧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的造物行为与造物活动、重点研究“天工开物”的创造过程与奥秘、深入剖析物与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联系。

设计史，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历史学的一个年轻的分支。设计作为

一种人工物、人造环境、人为世界的创造行为、创造计划、创造过程,甚至于创造的哲学、创造的美学、创造的文化,它可以说是人类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因此,研究这样一种创造活动的历史学科,便具有了其他学科无可比拟、难以取代的价值与地位。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设计史作为一门性质特殊、内涵明确、边界清晰的独立的人文学科,其发展历史尚不足百年。事实上,它长期从属于美术史、建筑史、技术史等传统学科的范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充分研究。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随着现代设计艺术的突飞猛进,独立于美术史、建筑史之外,关注设计艺术自身发展历史与规律的研究,方才初现端倪。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里格尔(Alois Riegl)等早期艺术史家对于装饰史与风格问题的研究,可以说为设计史在西方的萌蘖作了最初的铺垫;但真正使得设计史研究具备独立学科雏形的,却是德裔英国艺术史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在融合德国艺术史研究之悠久传统与英国建筑史研究之鲜明特色的基础上,1936年,他完成了西方设计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此书的出版,堪称西方设计史学科发轫的重要标志。此后,由于他及其弟子的不懈努力,设计史的研究开始由英国向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西方国家渐次扩散,设计史作为学科初步成型。

那么,究竟什么是“设计史”?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对“设计史”与“设计的历史”这样两个概念作适当的区分。英国学者约翰·沃克(John A. Walker)在其出版于1989年的《设计史与设计的历史》一书中对此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设计史”(Design History)并不等同于“设计的历史”(History of Design)。前者,是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新兴学科,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角度研究设计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而后者,是对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领域具体设计现象的归纳与总结,它构成前者研究的对象。两者的分野类似于“艺术史”(Art History)和“艺术的历史”(History of Art)之间的关系。

目前,关于“设计史”学科的定义,西方尚未达成统一的、权威的认识。网络“维基百科全书”的解释是:“设计史是在历史与风格的语境中对设计对象的研究。广义而言,设计史的语境包括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审美的方面。设计史研究的对象是所有的经设计之物品,包括诸如时装、手工艺、室内、纺织品、平面设计、工业设计以及产品设计。设计史必须吸纳该学科‘英雄式’批评结构,对物质文化的确立有所回应,就如同艺术史对视觉文化的回应一般。由此,设计史的焦点便转向了生产与消费的行为。”<sup>2</sup>

关于“设计史”学科的外延与畛域,还可参见权威的学术组织——英国设计史学会(Design History Society)的界定,即:“从前工业化、工业化阶段直到今天的人工制品的功能、形态与材料,包括人工制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其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意义,还包括设计史研究的方法、途径和资源。”<sup>3</sup>

战后的消费革命、设计的制度化、设计教育的扩展,还有青年文化和波普文化的爆发,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设计的发展方向,也影响着人们对设计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设计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开始,第二代的设计史家正式崛起,他们将设计史的研究推进到专业教育的层面,在英、美等国的大学中率先建立了一批设计史专业,并组织起以“设计史学会”为代表的专业研究组织,从而将设计史学科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齐格弗里德·吉迪翁(Siegfried Gideon)所著《机械化掌控:献给无名历史》(1948)、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所著《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1960)等经典名著的问世,为奠定设计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一个学科要想真正获得独立的地位,仅仅划出与相关学科的边界,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树立其特有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为此,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佩夫斯纳以来设计史所走过的道路,从不同角度反思佩夫斯纳的遗产,深入剖析其内在缺陷以及时代局限性,其中,佩夫斯纳的英雄史观、历

史决定论以及风格分析法,成为了批判的焦点。这些锐意改革的年轻学者构成为“第二代”设计史家。这其中的佼佼者有英国的彭妮·斯帕克(Penny Sparke)、约翰·赫斯科特(John Heskett)、阿德里安·福蒂(Adrian Forty)、乔纳森·伍德海姆(Jonathan Woodham)、帕特·柯克汉姆(Pat Kirkham)、朱迪·阿特菲尔德(Judy Attfield),以及美国学者安·费雷比(Ann Ferebee)、菲力普·梅格斯(Philip Meggs)、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杰弗里·梅克尔(Jeffrey L. Meikle)、亚瑟·普洛斯(Arthur Jon Pulos)等等。

他们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既有博古通今式的通史研究,也有特定民族、特定时期的地方史与断代史研究;既有包罗万象的综合性设计史著述,也有分门别类的门类史、专项史著作。近年来还出现了很多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新设计史品类,例如从物质文化、视觉文化、女性主义、消费研究、技术史、经济史、思想史、传播学、神话学甚至于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不同角度所撰写的林林总总、异彩纷呈的设计史著作。例如约翰·赫斯科特、杰弗里·梅克尔、亚瑟·普洛斯等人在构建工业设计史框架方面的辛勤耕耘;菲力普·梅格斯、维克多·马格林等对平面设计史的卓有成效的挖掘与拓展;彭妮·斯帕克、朱迪·阿特菲尔德、帕特·柯克汉姆等人就女性设计、女性主义设计、设计中的性别分工、消费与趣味领域的性别差异等问题展开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深入探究;阿德里安·福蒂所著的《欲望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乔纳森·伍德汉姆所著《20世纪的设计》对第一代设计史观进行了全面反思与重点批判,显示出设计史学科正在逐步摆脱创立之初的青涩与混沌,在学科范畴、思想基础、方法论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基本的框架。1989年,美国学者克利夫·迪尔诺特(Clive Dilnot)撰写了著名的论文《设计史的状况》,对英美等国从佩夫斯纳到七八十年代设计史研究的状况作了全面、深入的回顾与总结,也对存在的问题、发展的误区、改革的方向作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大众文化影响的深

入人心,在设计史领域精英主义的叙述方式与价值判断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作为一门学科,设计史的研究重点从强调艺术家个人的前瞻性与创造力,转向设计所关联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背景。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迪克·赫布迪齐(Dick Hebdige)等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大胆地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引入设计史的研究与教学,从而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受文化研究学派影响的新一代设计史学者更加重视政治权力与消费文化,关注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提倡女权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运用。这种将文化研究与设计史合二为一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基础来自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其中特别是对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理论体系的借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其神话与结构》、《物的符号体系》以及巴特的《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时尚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等著名作品,对于他们而言,不啻为指路的明灯。鲍德里亚和巴特的思想加上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思想、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为从物质文化、视觉文化、流行文化等角度解释设计现象、设计问题提供了武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设计史学科在西方的蓬勃发展,与专业学术组织的壮大、专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1977年,在英国布赖顿召开的第三届设计史研讨会上,世界上首个设计史学术团体——“设计史学会”宣告成立;此后,1983年成立的“美国设计论坛”、“北欧设计史论坛”;1998年、2002年成立的“日本设计史论坛”、“日本设计史学研究会”;2004年组建的“土耳其设计史协会”、“拉丁美洲设计网络”;2006年、2008年新建的“西班牙设计史基金会”、“德国设计史学会”,加上成立于1999年的“设计历史与设计研究国际委员会”,一个世界性的设计史学术网络应运而生。这些组织所举办的学术会议、出版的专业书刊、资助的科研课题、



策划的专题展览对设计史学科的全面成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中,英国设计史学会的机关刊物《设计史学刊》(*The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北欧设计史论坛的机关刊物《斯基的纳维亚设计史学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以及美国设计理论界的同人刊物《设计论丛》(*Design Issues*),也相应地发展为该学科领域的重要理论阵地。1992—1995年,由《设计史学刊》、《设计论丛》、《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等刊物发起了关于“设计史还是设计研究”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论战。围绕设计史学科的性质、地位、对象、特征与方法,大批学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甚至对于设计史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以及该学科是否已经真正确立、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与方法,很多专家还心有疑虑。虽然论辩难以达成双方可接受的共识,但论战激起的思想火花,还是大大加深了同行与公众对设计史学科性质、范畴、边界以及方法、类型、模式的具体、更系统、更辩证、更深刻的认识。

正因为认识上的不够统一,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来开展的设计历史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与可能。这方面,近20多年最显著的趋势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设计史与物质文化研究的相互渗透与融合。1987年,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的物质文化研究专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理论名作《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从而在设计史与物质文化研究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米勒的理论创新使彷徨不前的设计史学家茅塞顿开、大受启发,促使他们突破原先的专业樊篱与方法定势,将研究的重心由设计的创造过程下移到设计被消费的环节,强调更多开展对设计现象、设计物品的观察、描述、分析与解释,而不是太过武断的价值判断。这样的转变有助于拓宽设计史学科过于狭窄的专业视野,不再将视线紧紧盯住设计史上的名人名作、风格与流派,而是通过跨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实现与社会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大众文化、消费研究、心理分析理论、性别文化研究的对接,从而将设计史的研究推进到更广阔的学科背景、历史文脉、文化语境之中。关于物质文化、消费研究与设计史相结合的可能与途径,朱迪·阿特菲尔德作过很深入的思考,其成

果集中反映在 2000 年出版、并曾荣获设计史学会年度著作奖的《狂野之物：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一书中。

那么什么是“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研究与设计史的关联性何在？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朱利思·大卫·普朗(Jules David Prown)将物质文化界定为：“物质文化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社区与社会，通过人工制品研究其信念、价值、观念、态度和推测的研究……物质文化这一术语也用来指称人工制品本身。”<sup>4</sup>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解释还可参考丹尼尔·米勒任教的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网站：“物质文化相信：我们生活在、穿行于一个物质材料的世界，从独木舟到水稻田，从城市到牛仔裤。我们认为人们的习惯、饮食与会面的方式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部分来自于他们所生长的物质环境，来自于房屋空间中所存在的日常规律，或者来自于他们所期望的着装方式。这与他们发展对于世界和政治的价值观、道德信仰同样的重要。因此，我们关注物质文化塑造人的方式，关注人们的造物，包括人们创造性地为自己所创造的不同世界，就像关注技术与实践对人们的塑造方式一样。物质文化对社会人类学的补充作用在于：更多强调创造与使用物品的日常世界中所发生的各种斗争，而较少关注人的社会关系，诸如亲属关系。这种研究也导向对于由视觉人类学、大众消费货物，以及大众媒体与艺术所构成的表达性的文化媒体的关注。”<sup>5</sup>

如果把设计定位为具有艺术与技术含量的人工制品，那么设计史与物质文化研究这样两种学科领域便找到了结合点，它们都关注人工制品及其在历史语境中的历史关系与文化意义，并由此导向对于无名历史、民间历史、日常史、私人生活史等范畴的关注。事实上，经过近 20 年的探索与实践，设计史与物质文化研究早已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学科，它们之间呈现出水乳交融、变化万千的紧密联系。仅以物质文化研究领域最权威的两本刊物——英国的《物质文化学刊》(*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与美国的《温特图尔文献：美国物质文化学刊》(*Winterthur Portfolio: A Journal of American Material Culture*)为例，其刊载的论文已经很难分辨究竟应该属于物质文化研究，还是归属设计史研究。与此同时，英、美等国越来越多

的高校将其相关专业或系科更名为“设计史与物质文化专业”。

鉴于上述变化,维克多·马格林曾发出这样一个疑问:设计史究竟是一门新兴学科,还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新的综合领域?答案只能是:设计史的叙述不应该只是线性方式的发展,而应该、也可能是多元化的形态,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畛域、不同的标准与不同的方法。虽然,由于物质文化研究的介入,为设计史学科增添了巨大的活力,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设计史并不完全等同于物质文化研究,物质文化对于设计史而言更多意味着一种方法与途径。无论是设计史还是物质文化研究,都还是羽翼未丰的新兴领域,其未来发展还难以准确预测,因而其学科形态也并未完全定型。如何看待这些领域错综复杂的人的物化、物的人化,以及人、物相杂的现象,这一切都有待未来的探索与发现。

设计史在中国是一个远未成熟的学科与研究领域。无论是过去的工艺美术史,还是近一二十年的设计史,都还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学科类型与学科范式。而要做好外来理论的本土转化、本土改造,首先必须做到知己知彼。因此,持续、深入、全面、及时地学习、借鉴西方的新成果,这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就曾大声疾呼:“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林林总总的国外设计理论与相关学术著作中遴选出一批最有价值的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同行和所有有兴趣的读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样的尝试能对中国设计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译丛的翻译者均为国内的年轻学者,经验难免不足,疏漏、差错恐怕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方家与热心读者的不吝赐教。

是为序。

袁熙旻

2009年10月12日

于南京艺术学院

## 注释

① [法]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②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sign\\_history](http://en.wikipedia.org/wiki/Design_history)

③ <http://www.designhistorysociety.org/>

④ [美]朱利思·大卫·普朗:《物之思——物质文化理论与方法综述》,《温特图尔文献》,第17卷,第1号(1982年春),第1—19页。

⑤ <http://www.ucl.ac.uk/anthropology/subdisciplines/matcult.htm>

## 前言

一些因素已经影响了本书的写作,比如认为读者要超越作者的意图。首先,我的视野在“物质文化研究”的课程框架中拓展。缘于人类学研究进展的影响,这类研究在19世纪受到人们连续的关注,但是后来却成为一块研究的空白,代之以其他“无家可归”的兴趣,比如连接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或者在艺术与技术之间的跨文化研究。然而,学科之间缺乏清晰的边界,赋予了我极大的自由,让我穿行在涉及到的几个学科之间,将那些本来毫无联系的线索并置在一起。另外,因为类似于大众消费的课题正好处于特别强调的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支之外,所以这类被忽略的课题将作为基础研究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完整性。

第二个影响可以回溯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兴趣所及的课程中,无论是地理、建筑,还是心理学,我发现很有可能课程实际上会围绕哈贝马斯(Habermas)以及那时一套具有深厚的学院气息的主张来展开。当然,独创效果保持得最好的是对于事实价值二分法的否定及对于学院工作范围广博的坚持,反过来又有助于行为范围内的道德和政治的气候。在当前工作中,我努力直接处理对更早的作者加以批评和暗含在我的批评文字里的未来模式、理想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影响来自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田野考察经验。我想我的第一阶段的田野考察工作并不是孤立的,这些工作弥补了人类学中将那块浪漫的地方作为理想的“他者”来研究,几乎专门地聚焦于一些有吸引力的特点。这个视野至少部分地趋向于背离后来的研究,而被逐渐出现的受贫困、近亲约束和非工业化社会(比如原型农民公社)中的人们可能性小的意识所取代。对于这些约束的经历会沉浸到假定祖先根源的舒适乡愁以及更早的社会生活中。因此对于我来说,区分对于不平等批评的融合、与“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相联系的压迫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经常从根本上被认为是一种工业文化本质的一般批评,这种批评基于前工业文化的简单真实性的一种假定。

更深远的影响来自于专注于物质世界的社会符号论的田野考察经验。正是这种观察,即持久地关注精确的状态和关于客观世界的社会暗示,我们忽视了仅仅在“雅皮士”(yuppies)中的存在,事实上明显地表现在非常不同的贫困情况下,平等的极端的形式,那里物质商品的缺乏导致了他们迂回地思考哪些是可以获得的。

我珍惜自己的研究成果,即一本提倡调查的风险过程的书。作者和读者都很容易陷入客观的拜物教或者主观的浪漫主义;事实上,对于这两者的极力避免已经决定了这项工作的准确结构。我的全部意图在于挖掘从前被打上“琐碎的”或“不可靠的”烙印的某些区域,指出这些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再次重申它们作为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可行的未来工业化社会中都是重要的部分?

我非常感激经常评论本书章节的读者,包括芭芭拉·本德尔(Barbara Bender)、珍妮特·科尔曼(Janet Coleman)、阿德里安·佛蒂(Adrian Forty)、布鲁斯·卡弗雷(Bruce Kapferer)、巴希尔·布莱克威尔(Basil Blackwell)的阿利森·凯利(Alison Kelly),特别是阿利安·阿巴莱姆森(Alien Abramson)、斯蒂芬·弗罗什(Stephen Frosh)以及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提出尖锐评论的迈克·罗兰兹(Mike Rowlands)。我还非常感激里基·布尔曼(Rickie Burman),他承担了很多看似与本书无关的工作,但实际上他的工作必不可少。

## 目录

前言 / 001

### 第一部分 客观化

1 引言 / 003

2 黑格尔和客观化 / 018

3 马克思:破裂的客观化 / 033

4 穆恩:作为文化的客观化 / 048

5 齐美尔:作为现代性的客观化 / 065

### 第二部分 物质文化

6 客体的谦卑 / 083

7 在其语境中的人造物 / 106

### 第三部分 大众消费

8 消费研究 / 131

9 对象领域、意识形态和兴趣 / 154

10 走向一种消费的理论 / 172

参考资料 / 209

第一部分  
客观化



